

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 60 周年

Dream of Dunhuang

敦煌之梦

◎ 段 文 杰 著
敦煌研究院 编



回忆录
绘画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〇〇周年

Dream of Dunhuang

敦煌之梦

段文杰

◎ 段文杰 著
敦煌研究院 编

段文杰先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之梦: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
60周年/段文杰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344-2347-5

I. 敦... II. 段... III. 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
护—文集 IV. K879.2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1833号

出品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周海歌 毛晓剑
封面设计 周海歌 毛晓剑
版式设计 周 洋
文字统筹 郭 峰
责任校对 刁海裕
审 读 郑燕南
责任监印 吴蓉蓉 朱晓燕

书 名 敦煌之梦: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周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8
印 张 32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347-5
定 价 560.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段文杰先生



敦煌之梦

殷文杰

自序

我自1945年到达甘肃并于1946年到莫高窟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为了石窟艺术的研究事业和保护工作,一住就是50多年,基本上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文物的事业。虽然曾经遇到过生活上、工作中的一些困难,但我终于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后悔。是伟大的石窟艺术宝藏和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吸引了我,感染了我;是古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匠师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在艰苦条件下的乐观向上精神鼓舞了我,支撑了我。50余年来,我在壁画临摹、介绍宣传石窟艺术、从理论上对石窟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培养年轻人才,扩充壮大研究队伍,加强编辑、出版和展出工作,促进和推动国际敦煌学术交流,提高石窟文物的科学保护水平等方面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98年后,因年事已高,我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卸任,担任了名誉院长,不再管理学院里的具体事务。除了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之外,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兰州,但敦煌的一切都不能从心中抹去,许多往事不断在我的记忆中浮现。一些朋友希望我写一篇带有自传性的敦煌回忆录。我将过去写的一些回忆片段找出来,进行补充,并让兼善、葆龄帮助整理。结果汇集成了一篇长约25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录主要围绕我在敦煌参加过的敦煌石窟遗产的保护研究为主线来叙述。对一些生活琐事、工作细节和人际关系没有过多的涉及。这样可以使读者了解到敦煌研究保护的主要脉络,又可以节省读者的时间。

我希望这篇回忆录,能使关心敦煌事业的读者增添了一个了解敦煌保护研究工作的渠道。

段文杰 2006年12月

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周年
段文杰 著 敦煌研究院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回忆录 绘画集

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 60 周年



敦煌之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樊锦诗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德	王旭东	王惠民	李正宇
李最雄	张元林	张先堂	杨富学
罗华庆	贺世哲	施萍亭	赵声良
娄 婕	梁尉英	樊锦诗	

执行编委

赵声良

摄 影

孙志军 盛夔海

序

樊锦诗

段文杰先生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1946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同仁们一道,开始了艰苦的敦煌壁画临摹和艺术研究生涯。从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段文杰先生致力于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并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段文杰先生同其他很多专家两次受到政治上重大打击,下放到农村务农。不管受到多少打击,段文杰先生对敦煌艺术始终痴心不改,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和探讨历史、艺术和宗教的问题,钻研敦煌石窟艺术,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1982年段文杰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看到当时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落后面貌,果断地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放到研究上来,率领全所的同志们进行学术研究。1983年,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承办的首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敦煌学开始走向腾飞。为了尽快地刊布敦煌学研究新成果,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办了学术性刊物《敦煌研究》,也深受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产生着重要影响。

1984年,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成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就任院长。他强调敦煌研究院应坚持“保护、研究、弘扬”六字方针。把石窟的保护放在首位,大力推进科学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研究。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合作保护研究,很多合作项目至今仍在进行,通过合作,使敦煌文物的保护

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段文杰先生还通过各种途径,送年轻人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进修学习,为敦煌研究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作为一个画家,段文杰先生六十年来,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积累了丰富的壁画临摹经验,他深入钻研传统壁画艺术,在线描技法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他还总结了壁画临摹的技法,发表有关文章,对敦煌壁画研究的美术工作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段文杰先生通过临摹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社会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落。他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敦煌艺术规律的把握,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敦煌艺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段文杰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理论探讨不仅对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当前的艺术创作也很有启发。

段文杰先生退居二线后,一直非常关心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近年,他坚持写回忆录,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与敦煌石窟密切相关的历史。这本《敦煌之梦》是浓缩了段文杰先生一生奋斗经历的记录,在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六十周年,并庆祝段文杰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们出版段文杰先生的回忆录《敦煌之梦》,就是为了学习段文杰先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刻苦钻研,热爱敦煌事业的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推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更加辉煌地发展。

目 录

回忆录

01	第一章	同学少年	嘉陵江畔爱国情燃 书生意气 敦煌宝库千里寻梦
13	第二章	飞天做伴	瑰丽壁画入梦难眠 栈道明修 千年洞窟今又重逢
29	第三章	人为风沙	菩提明镜俱落尘埃 醉心艺术 魂萦梦绕我心依旧
53	第四章	改革潮涌	玉门关外春风同度 东西风劲 敦煌梦热国门内外
77	第五章	申遗成功	艺术瑰宝梦想成真 广泛合作 研究保护双管齐下
109	第六章	丝路瑰宝	海峡两岸梦结同心 世界敦煌 日美印新戮力共襄
139	第七章	回归之梦	满载敦煌百年祈愿 学术之光 照亮文明世纪情缘
157	第八章	回望敦煌	长河落日千年一梦 守望敦煌 同侪后辈任重道远



绘画集

165 尸毗王本生

166 睽子本生——国王狩猎

167 萨埵本生——围猎

168 须大拏太子本生

170 观无量寿经变

171 说法图

172 帝王图

174 各国王子

176 各国王子举哀图

177 外国商人

179 供养菩萨

180 大势至菩萨

181 菩萨

182 菩萨

183 飞天

184 天女

185 飞天

186 乐舞

187 药叉

188 神将

189 罗汉

190 供养人

191 胡人与马

192 女供养人

193 都督夫人礼佛图

194 仕女

195 回鹘公主供养像

196 回鹘国王供养像

197 葡萄石榴藻井

198 莲花藻井

199 莲花童子藻井

200 降魔变

201 观音菩萨

202 须摩提女因缘

204 菩萨

205 普贤变

206 各族王子图

208 乐庭瓌供养像

210 都督夫人礼佛图

212 帝王礼佛图

214 文殊变

215 供养菩萨

216 山水

217 莫高窟远眺

218 莫高窟下寺风景

219 大泉河畔

220 榆林窟风景

221 解放军战士(一)

222 解放军战士(二)

223 蒙古族牧民

224 蒙古族妇女头像

225 敦煌老农(之一)

226 敦煌老农(之二)

227 莫高窟青年

228 蒙古牧民头像

229 上寺老榆树

230 毛驴

231 牛和马

232 睡觉的民工

233 敦煌农村干部

234 莫高窟喇嘛易昌恕

235 榆林窟道士郭元亨

236 蒙古族妇女

237 蒙古族少年

238 敦煌妇女

239 段文杰年表



1943年在重庆松林岗国立艺专上学期间的作者。

第一章

同学少年 嘉陵江畔爱国情燃
书生意气 敦煌宝库千里寻梦

多年以前，我再回忆起上个世纪初年少时的情景，竟发现许多往事在脑海中愈来愈清晰，有恍如昨日的感觉，只是，当初并没有任何迹象“昭示”我将与敦煌有着大半个世纪“纠缠不清”的缘分……

一、穷人家的孩子

1917年8月23日，我出生于四川绵阳松桷乡农村。段家过去是个较大的家庭，但到我出生时已经没落。我的祖父辈四兄弟当时已经分家，我的祖父分得房屋六七间，土地八九亩，且多为沙地。当时他们还合营了一座制盐土作坊，收入虽不多，尚能维持家用。但我祖父去世后，小盐坊被其他三家占去，我家生活日益困难。父亲兄弟俩，靠祖母喂猪、纺线、搞副业挣点钱供给上学。父亲在绵阳旧制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拮据，便投考到盐务局当了一名小职员，能够挣点薪金补贴家庭生活。但当时盐务工作流动性较大，不能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1925年我7岁时就与母亲一道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到蓬溪、遂宁一带的乡镇上流动居住。

1927年，生母病故，父亲到明月乡工作，娶了



一名当地雇农的女儿做继室。这年我开始上小学。1929年父亲又调到蓬溪的常乐乡工作，我也转到常乐场的高级小学读书。1931年升入高小部学习。当时该校的校长叫胡止峻，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思想进步，外面的事知道得很多，经常给学生介绍新闻时事，使我们明白了不少道理。他带领我们宣传抗日；带领我们赶跑了国民党县政府派来的提款委员；解救被吊打的农民；带领我们拆庙宇、修学校，反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这些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启发了我的爱国思想。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三省，我的一个老师仲常恺投笔从戎，远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打击侵略者。他的行动使我又一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1936年夏，我家搬到蓬溪县城，我也进入县立中学读书。不久，继母和祖母先后病逝，家里又遇到新的困难。我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帮助家里操持家务。

二、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团

1937年7月发生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蓬溪、遂宁一带的地方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战，在国统区内放手发动抗日群众”等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关于“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努力发展壮大组织”的指示，很快就在蓬溪掀起了一个拯救国家于危亡、民族于水火，唤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溪县委王叙五、蒋仁风、杨继先、文信真、文学海、仲显荣、陈叔举等负责同志，特别重视在蓬溪县的小中小学中开展活动，也很重视发挥中小学师生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作用。陈叔举是蓬溪中学中共地下党小组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县中图书管理员和文书。陈叔举和我本是初中时的同学，接触较多。在他那里，我借阅了《群众》、《新华日报》、《全民抗战》、《大众哲学》、《解放》、《辩证唯物主义》、《阿Q正传》、《狂人日记》、《春》、《家》、《子夜》、《联共（布）党

史》、《铁流》、《母亲》、《夏伯阳》等进步书刊，明白了不少道理。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一大批进步师生团结在陈叔举他们周围。当时，南充至遂宁公路蓬溪段正在修补，每天在公路上砸碎石的农民很多。地下党为了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指示蓬溪中学党组织负责人陈叔举等人带领一批学生，利用星期天深入到施工场地，一边帮农民工锤石头，一边宣讲抗日救亡道理。每天都有二三十名师生参加，通过这种活动提高了农民群众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迅猛发展，蓬溪中学党组织决定成立一个文娱宣传团，利用暑假深入到县内的乡镇进行宣传。陈叔举与当时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地下党员蒋慧泽取得联系，购回一批演唱资料和道具。成立宣传团的消息传出去，要求参加的进步师生多达百余人。地下党组织经过充分酝酿，决定以县中为主，挑选出四十多名男女学生，聘请了遂宁师范学校毕业的进步青年徐光祖、荣孝及负责，实际上还是陈叔举、陈大义等策应指挥。宣传团的团员们抓紧中午、晚休时间和星期天在县中认真排练和试演，另一方面也向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呈文，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中还有一些像遂宁专署专员罗玺这样比较开明的人士，对抗战宣传活动并未遇到阻拦，所以取得了成立“蓬溪中等学生暑期救亡工作宣传团”的合法资格。1938年7月底，宣传团正式成立，我因为比较喜欢通过美术、音乐及戏剧演出等形式来进行宣传，自然也成为这个宣传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此外，全泽修、陈震、牟体泉、李静波、江治荣、杨远珍、邱炳英、牟稚容、余胜英等也都是宣传团的中坚力量。宣传团自备有幕布、煤气灯等布景装置，粉红、胭脂等化妆品，头套、胡须、戏服等装束，大鼓、小鼓、锣钹、胡琴等乐器，还有几种书写标语的颜料和大量宣传演唱资料。表演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给日占区人民带来的惨重灾难，宣传了抗日救亡的重要）、《三江好》（歌颂一个游击队长带



领队员拼死杀敌的英勇事迹)、《热煽风》(描写一个怕当兵上前线抗日的人,用棉絮把自己捂热成病,每天扇不离手,群众讥讽地把此病叫做“热煽风”。这个话剧把怕死鬼的可耻行为揭露得淋漓尽致,鞭策了群众,激励了进步青年)等六个话剧和内容丰富的街头剧,以及演唱《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每场演出都在三个小时以上。

8月初暑假开始,宣传团即面向群众进行公演。在县城演出后,就先后到板桥、槐花、常乐、明月、大石、吉祥、康家、回马、隆盛、蓬莱、高坪、集风、鸣凤、桂花、遂宁城等两县的城和镇十四个乡场进行宣传演出,直至8月下旬暑假结束时返回县中,历时近一个月。

由于在蓬溪公演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戏是第一次,兼之剧目形式新颖,且演话剧(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文明戏)在蓬溪也是第一次,由男女青年学生组成宣传团在蓬溪更是首创,因而深受民众欢迎,尽管时值秋收大忙季节,每场观众均在一千人以上。在遂宁城演出时,场内观众达三千多人,挤得水泄不通。遂宁警察局不得不出面帮助维持秩序,采取只准出不准进的应急措施,才使演出顺利进行。

宣传团演得生动形象,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次在蓬溪城上河街演街头戏时,有场揭露汉奸的话剧,一姓李的同学扮演汉奸,陈震和另外几个同学饰革命青年。经过一阵激烈的台词后,陈指着李骂道:“你这个狗汉奸!”李狡猾地眨着眼诡辩道:“说我是汉奸,有什么依据?嗯!”由于演得生动逼真,把观众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个农民看入了神,从内心激起他对汉奸的愤怒。他冲上去,一把抓住李同学,“你这个家伙这么坏,还不承认是汉奸!”顺手就是一拳,打在李的身上。幸亏大家解释及时,说明这是在演戏,才使他醒悟过来,赶忙向李赔礼道歉。该团的宣传演出,不知激起了多少人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无比痛恨,更不知有多少人为我英勇的八路军、游击队挺进敌

后,捷报频传而喝彩赞颂。宣传团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宣传抗日的嘹亮歌声在回荡,哪里就有“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醒目标语出现在街头巷尾,哪里就有宣传团收集整理自编自印的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顺口溜、民歌在广泛流传。凡看过宣传演出的群众,无不感觉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在巡回演出中,全团队员凭着一股宣传抗日的情感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宣传团从一个场镇转到另一个场镇都是步行,还得背一些道具和日用品,途程均在二三十里,时值阴历七月,天气暑热,只累得一个个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不少人脚底打起了泡。白天辛勤赶路,晚上紧张演出,夜间休息往往是几十个男生挤在一起,莫说蚊帐、床,有时连席子都不够,蚊虫叮,臭虫咬,汗气熏,学生们都不当回事。宣传团的伙食极为简朴,没有炊事员,都是学生自己煮,有时吃咸菜,有时连咸菜都吃不上。面对这些情况,地下党员陈叔举、陈大义和其他同志一积极想法解决,一面关心照顾年龄小的和身体虚弱的同学,并在队员中进一步宣传革命道理,增强了队员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们说:“我们不怕累、不怕苦、不图名、不图利(宣传团对成员只负责生活,不给任何报酬),只图唤醒民众、抗战到底,民富国强。”崇高的信念,使全团四十多人团结战斗在一起,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个逃兵,圆满完成宣传演出计划。

8月下旬,暑假结束后,“蓬溪中等学生暑期救亡工作宣传团”即自行解散。陈叔举、陈大义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宣传骨干入党,建立了蓬溪中学地下党支部。同学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星期天、节假日在县中或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节目内容不断更新。在以后的暑假中,各进步同学还按乡场成立临时小组回乡组织救亡宣传。





1938年后半年，我被聘到常乐小学任教，我主要担任文史和音乐美术课的教师。授课之余，我还组织一些学生办壁报、墙报，写文章，画宣传画和漫画，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亡。在我去该校之前，该校就在地下党员仲显荣的带领下，组织领导了该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以该校师生为主成立了“蓬溪县常乐场抗日救亡宣传团”。为取得合法手续，以便公开演出，仲显荣以身兼第三学区教育委员职务聘请国民党蓬溪县党部委员黄舒文、全理阳等较开明的人士担任宣传团的名誉指导员，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进行宣传活。该团以花鼓词、金钱板朗诵抗战诗歌，教唱抗日歌曲，开展歌咏比赛，进行话剧演出等形式，在星期天、节假日、逢场天经常活跃在常乐镇附近的乡场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宣传团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在放寒假时，就由我和仲显荣带领，以常乐小学地下党员胡玉清、李炽昌、曾夏霖，曾继铤、李重华、牟体泉、黎德培和县中寒假返家的地下党员全泽修、陈震、刘玉成等为骨干，共五十余人，开出常乐小学进行公演。宣传团先后深入到蓬溪、遂宁、射洪三县的常乐、九龙、明月、大石、吉祥、柳树、康家、回马、青堤、板桥、槐花、文井这十二个乡场展开宣传演出，历时近一个月。宣传团演出的节目有：话剧《渡黄河》（中心是说对抗日战争抱犹豫不决的态度是错误的，是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影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壮丁上前线》（是一个农民开始对抗日无正确认识，不愿上前线。后来他也被日本鬼子的“扫荡”而家破人亡，血的事实终于使他觉醒，走上了报仇雪恨的抗日战场）、《野店》（主要写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为抗日牺牲的革命将士，激励人民前仆后继，抗战到底）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打春歌》、《新凤阳花鼓词》等宣传抗日的歌曲，以及短小精干、内容丰富、脍炙人口的各种金钱板、莲花落等，深受群众喜爱，

每场演出均在三四小时以上，观众亦常不下千人。和“蓬溪中等学生暑假救亡工作宣传团”一样，“蓬溪县常乐场抗日救亡宣传团”也遇到和战胜了许多困难，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除了加强宣传力度，我们还积极组织募捐活动，支援抗战前线。在地下党领导下的蓬溪新妇女会，不仅推动妇女解放，还组织全县妇女绣花扎字，向前方将士捐赠慰问品。常乐小学师生和附近农民，省吃俭用，将节约的一担担大米送到学校，我设法将这些大米换成钱，托有关渠道送到前方。

1938年至1939年，在蓬溪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唤起了蓬溪民众踊跃支前抗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争取了群众，赢得了人心，培养了大批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积极分子，有力地促进了蓬溪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积极组织了各种募捐活动，支援了抗日前线，激励了不少爱国志士走向前线杀敌救国。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极端仇视。在抗战时期，他们出于民众的压力，不敢公开反对，暗中却对各地救亡运动严密监视，设置障碍，进行捣乱和破坏。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蓬溪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领导了蓬溪的救亡运动。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共高潮蔓延到了蓬溪，以县党部书记长颜守洵为首的蓬溪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反动势力，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共活动。蓬溪中学教导主任庄孝移是顽固分子，多次向国民党县党部密报进步师生，致使蓬溪中学图书管理员陈叔举，集风小学校长蒋仁风，杨继先，蓬南小学校长张继舟，第三学区教育委员仲显荣、彭励生和我都被视为有“共党嫌疑”而解聘。不久，又传来陈叔举被逮捕的消息，蓬溪党组织为了免遭破坏和不必要的牺牲，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纷纷转移隐蔽，王叙五、蒋作勋等负责人也都离开蓬溪，失去了联系。党的活动也由半公开状态转入了秘密状态。蓬

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告一段落。当时一部分学生考入外地学校，离乡就读。我当时既无工作，也无关系到外地就职，便打算到外地求学。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其是美术，兴趣很浓。在抗日宣传时经常画宣传画，感受到一种创作的乐趣。但觉得应当进一步钻研学习，艺术水平上还要提高。听说成都有一所南虹高级艺术职业学校正在招生，我立即告别家人，跑到成都去投考这所学校，被录取到该校的图音科学习。我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学习是相当刻苦的，把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学习成绩也还说得过去。

三、在国立艺专的日子

1940年下半年，已从杭州迁到重庆的国立艺专在成都招生，我立即报名，参加了考试，由于准备得比较认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很快就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回到家里做好到重庆上学的准备。我背上行李跋涉数百里，来到重庆壁山县一座名叫“天上宫阙”的旧庙宇，这就是国立艺专的一处校址，从此开始了五年制的美术专业学习生活。在这里结识了一些新面孔，都是一些爱好艺术的莘莘学子。有不少是四川及西南各地考入的青年，也有一些是沦陷区考到这里来的学生。大家关系都还可以。可是学校分部的一位训导主任吴某作风霸道，动不动就声色俱厉地教训人，制定了一套苛刻的管理办法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稍有触犯，便要给予不合理的处理，同学们比较反感。有一次在饭厅里碰上几位同学，不知道因为何事和他顶撞起来，弄得他下不了台，威风扫地，表面上同学们占了上风。我以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哪知此人利用放暑假时，和学校当局某些人勾结，捏造罪名，说这几个学生有共党嫌疑，违反校规，予以“默退”。所谓“默退”，就是校方不公开地通知学生退学。暑假时我回家去了，等到开学返校时有几位同学已被迫离校。但谭雪生等几个沦陷区来的同学还没有走。因为

我当时也是站在这几个同学一边的，所以吴某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很气愤，就找到谭雪生几个人商量办法，大家认为我们应该直接向学校负责人说明情况，让谭雪生等同学留下继续学业。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营救小组，推举我为组长，前去与校方交涉。我们先与教务主任谢仲谋分辨，又去找校长吕凤子。这位吕凤子先生，自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1885年出生。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跟随时代前进，使艺术服务于人民，不愧是人民的画家。1911年辛亥革命后，凤先生即在家乡丹阳县城创办正则女校，志在反封建，提倡女权。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先生时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授，因反对当局迫害进步学生，在校务会议上愤而退席，挥毫作《古松》一幅，并题诗句“发奋一画松，挥毫当舞剑”，表示要以艺术为武器，进行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江南，凤先生和学校被迫西迁，至1938年入蜀，亲身体验到国破家亡的苦难，连刻“一生爱写稼轩词”等印章，押在画上，表示要以画为武器，打击敌人。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流亡图》、《忆江南》、《劳苦人与牛》等作品，或揭露、鞭挞敌人的凶残，或痛斥时政的腐败，或激励团结抗战、收复大好河山，或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

凤先生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小牌子，上书“凤巢”二字。小小的画室只摆了一张画案，凤先生正在画泼墨山水，我们几个围着画案，看他画完了泼墨山水后，向他反映吴某欺压学生的事实和谭雪生几个同学被“默退”的情况，请他取消“默退”的决定。凤先生通情达理，允许谭雪生几位同学仍然到松林岗上课，不久吴某就离开了国立艺专。我们班有60人，推举我为班长，在松林岗又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我除了刻苦学习之外，和学生自治会理事们团结一致推进艺专剧社的演出活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第一年寒假便组成了20余人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我被选为队长，我和黄克靖、韩辛、周惠英等同学率领全队



在壁山、重庆等城市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动。我的工作很多，要画宣传画，要参加话剧演出，还要唱金钱板，虽然觉得很累，但能为国家、民族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从内心感到光荣和愉快。

当时我们班级60人，分为国画、西画、雕塑和应用美术四个科。我在国画科，同学有何风仪、程艾舟、郭瑞昌、董锡三、李锡兰、王寂子、王锡位等十几个人。谭雪生、李畹、周惠英、张貽真等在西画科，谭铸尧、张毓琛、沈士庆等搞雕塑，胡明德、曾悦音、徐中干、方冰美等研究图案和设计。1942年3月份，我们搞了个校庆活动，纪念国立艺专成立14周年。师生们在座谈中回忆了国立艺专十多年来的风雨历程，感慨唏嘘，思绪万千。既有伤感，也怀有希望和憧憬。回望1928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林风眠先生创建了杭州国立艺术院，聘请了一批有志于我国美术教育的专家担任学校老师。林风眠先生有其特别的艺术主张和新颖的教学思想，他主张深入了解中西艺术的根本异同，互相取长补短，反对墨守成规，但并不摒弃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关注社会现实，在自由而浪漫的探求中，创造出有生命的作品。在林风眠主持国立艺专的时期，的确给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也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画家，给当时中国画坛的保守势力以不小的冲击。他本人在中西结合的探索中，创作出一幅幅精彩独特的粉彩画和水墨画。然而，艺专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各种文化艺术思想的搏斗中，又遇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暴行，为了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国立艺专在日本人的炸弹声中，辗转迁徙，先诸暨，后贵溪，再沅陵，又昆明，迂回曲折，最后到了重庆壁山，于散居在一片青山绿水间的破旧建筑中安营扎寨。在吕凤子校长的努力下，已经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局面得以扭转。面对师资缺乏、经费困难、校舍局促、设备简陋、物资匮乏、生活清苦的状况，他奔走筹谋，搞得精疲力竭，终因积劳成疾，无法支撑，被送到歌乐山医院治疗。为了不

影响学校的教学工作，他推荐了陈之佛先生接任校长职务。陈之佛先生是我国工艺美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其画法是线描勾勒与没骨浸染相结合，格调清爽高雅。吕凤子推荐陈之佛主要是看中陈之佛的人品和学识。但陈先生开始并不愿意接手，后来国民党教育部见艺专无人主事，也对陈先生施加了压力，强迫令他出任校长，使这位淳厚的学者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屡辞不果，只好硬着头皮，尽最大努力来挽救不绝如缕的美术教育。陈先生为了解决校舍问题，力争把国立艺专由青木关松林岗迁至沙坪坝附近的磐溪。那里有现成的大院，房子宽敞，再增建些校舍，用以解决师生工作学习和休息问题。那里靠近中央大学，可以借用他们的教授来艺专兼课，加强教育质量。陈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经周折，上面才批准了迁校建议。陈之佛先生的努力给艺专带来了一线生机。

在这次校庆活动中，我们还举办了一个晚会。大家在晚会上朗诵、演唱，寄托了希望。我代表学生自治会讲了话，内容是要抗战到底，相信我们不久就可以到杭州、北平去开纪念会等等。我还唱了一段金钱板，讽刺教育部不重视国立艺专，不重视艺术教育，使得我们的校长老师，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当时有教育部的人参加了校庆晚会，听到我的讲话和金钱板演唱，很有意见。会后学校训导主任找到我，说我的讲话很出格，要注意。我把此事告诉了陈校长，陈校长很生气：“要求重视艺术教育不对了？真是莫名其妙！不管他，有事我顶着。”

1943年初，学校终于从青木关松林岗迁至沙坪坝磐溪黑院墙。为了加强艺专的师资力量，学校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和优秀画家来艺专授课。如：丰子恺、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黄君璧、关良、李超士、丁衍镛、吕霞光、胡善余、朱德群、赵无极、王道平、邓白、李毅夫、周绍森、刘开渠、王临乙、秦宣夫、常任侠、史岩、朱光潜等等，这里面有一些也